

廣州人物傳

廣州人物傳卷第八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宋觀文殿大學士崔清獻公

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墜懷而生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司法叅軍常平倉久弗葺慮雨壞米撤居廨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

忍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疆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買以係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羅合下與之獨以時賈羅令民自槩漕使趙希擇令諸邑視以爲法通判邕州未赴特旨留內差遣力辭之任論者高之邕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閩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州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往返勞瘁髮爲斑所至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浮海巡朱崖吏請決

諸神與之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爲民除害
豈問神邪已而風作柁折惟陰禱於天須臾風浪帖息
朱崖地產苦荬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
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
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害罷行甚
眾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
慘酷貪吏厲民迺疏爲十事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
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
黷與之請授廣東循梅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
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
行未果以語頗幾幾守瓊遂行之召爲金部員外郎時

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慄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旣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曰河置釣橋州城與堡砦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爲易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乃分等教閱弩手以材力高強而善射者爲上挽踏施放合格者爲中餘爲下槍手以身材及等仗而有膂力者爲上雖不及等仗而

少壯善擊刺者爲中餘爲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爲高下先布陣勢五日一演習之月終比較加賞罰久之上等出則中等爲上下等爲中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分疆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始勅簽牌分爲八卦如探得乾字卽令旗頭牽乾卦旗出北門將卒視所向以往遇岡坡溝澗逕前不令迂繞取道使人馬相得遇險不懾緩急可恃爲用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宰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興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

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遲疑不前
擒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
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
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
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鄣
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
勝襲我亟遣彊勇軍馬給以鎧仗及諸色馬彩旗幟使
之巡淮隨處換易往來莫測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
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
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
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爲我有

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
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於是
益修禦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
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
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
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西淮乎
荆閩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
閫則事事稟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寢召爲祕書
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趣召
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首奏臣自外來但
知外患未息之爲可憂致身內地始知內治未立之爲

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爲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
路之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願於用人聽言之際一從
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爲外禦之圖合謀而叅
訂之務求至當又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爲藩籬安
人心以爲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矣沿邊被寇之民宜
加寬恤春夏稅役請行減免且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
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歎養虎
將自遺患陞祕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未幾成
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遇害蜀
大擾與之以選爲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
陞辭奏曰天下之事須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

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
屬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疴癢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
孚臣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
以致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非輕且聞軍興以來
帑庾告竭設若有警縛手無策而後請於朝恐無及矣
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邊聲陛下當爲蜀計上
嘉納之是時二虜交攻往來寇蜀加以變故人情惶駭
至卽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
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開誠布公
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
帥多不協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

屢岨昌祖不救遂棄阜郊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成不尾襲而迂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與之亟致書言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保障以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宜輕舉蕞爾西夏不足以爲恃也丙不從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與言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夏人知不可動不復

有言初金人既弊率衆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尋復鏤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因厚間探者

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告匱首撥成都府等錢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大西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其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以爲言沔帥趙彥呐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它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損史彌遠黨也旣受代乾沒無能金人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初關外四州和尚原仙人大散二關與之謂爲必守之地恆備之損棄

以與敵上流失勢國遂不支其後余玠經復竟無成功
世皆咎損而恨與之之不久任也召爲禮部尙書不拜
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
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卽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
湖南安撫使辭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遷煥章閣學士
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京
鴻慶宮端平初帝旣親政召爲吏部尙書數以御筆起
之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
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畧安
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
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每戰所向皆捷而

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焚惠州長
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
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其徒皆釋甲
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肇慶以自
固至是與之聞之亟拜卽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
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
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
知政事踰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皆力辭乃訪以政事
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
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
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

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謂之獨斷者

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災變層出賊盜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

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答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旣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可乎聞者歎服凡俸餘皆以均親黨門無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嘉熙己亥十一月薨時年八十有二遺表言事

有萬變而隱乎微人唯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而爲本惟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託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元以培固邦基經筵不徒親考歷代興衰之故而爲之監戒言路不徒廣求庶政闕失之因而急於變更責已可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宗廟齊莊之時洋乎如鬼神之

在其上宮庭燕款之際肅然如師傅之在其旁故凡與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修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四海蒼生之福遺戒不許作佛事子姪俱不得求官階至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累封南海郡開國公贈少師謚清獻薨前數月書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一分之賜蓋絕筆也又嘗刪處士劉臯語爲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故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蓄聲妓未嘗增置園池產業惟買宅一區左右圖書無玩好涉筆嘗至夜分書室所豢白雞一雙

而已官蜀時歲賦苗頭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卽折輸以實私橐與之惟儲以充國用奇玉美錦一無所視去之日四路饋贖俗謂大送悉卻之子叔以納婦有奩田六百石責令歸之其恬淡無欲蓋天性也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宰臣恩例不妄予人其姊嘗爲史甥求官曰官之賢否係民休戚非私贈之物也竟靳不予邑子吳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正色曰入仕之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不已知後聞其清謹密薦之嘗經連州官民士子迎謁將行書數語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爲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人以爲名言每言官職易得名節難全躋仕四

十七年未嘗一玷彈墨愛君憂國之誠老而不息真純臣也愛韓琦寒花晚節之句築菊坡以自適復以名其居後李昉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其風烈嘉歎久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以爲白麻不起千載一人蓋古未有辭相位者故云然淳祐開廣帥方大琮肖像與張九齡祠於學謂之二獻咸淳間經畧劉應龍祠之於高桂坊今南海縣學是也郡人復祠之於故第又祠之於蒲澗之菊湖後皆燬元至順三年縣尹左祥祠之於增城縣學洪武初其五世孫子璉等卽其居桂華堡祠之天順改元巡撫都御史葉盛合祠於郡學名曰仰高卽二獻祠舊地

也其在故第鳳凰山陽者宏治中巡撫都御史秦紱命有司重建其在南海縣學者近提學副使章拯命其九世孫復重建其子姓至今蕃衍多有文行者子璫嘗以賢良徵使觀政將授以官固辭而歸論者高之家藏御札七通所有言行錄一卷梓行於世

用宋史本傳李鼎英所譔行狀言行

錄參修

贊曰史臣稱與之屹然大臣之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誠吾廣百世師表也二獻之祀百世猶興惜無能燭其微者蓋盛德大業顯可言也君子之心或出或處其微不可言也近世莆陽宋端儀乃著論曰寧宗末韃鞨日彊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唐僅免

亡滅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
之勢可畏而我之民瘼物則固自若也奈何黠后權臣
相倚爲奸利子竝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竝於死地三綱
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脈者至是蓋已斲喪
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
的知其不可而歎息痛恨焉者南海崔公與之自蜀帥
罷歸累召不起值廣城亂登陴撫諭朝廷聞之卽家除
帥平賊後遂謝闕寄徒以不忍鄉郡荼毒黽勉一出而
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帑已而除參降麻前後辭免
至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
魯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公弟叔肸非焉終其身不食兄

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肸之心乎按史理
宗初立有鄧若水者欲上書請帝誅權臣讓國於趙屬
之賢者向使其策得行公豈不爲衛武之九十入相文
彥博之九十辨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
之民而樹功名於晚歲邪惟其意有所主故其出處之
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世之評公者或謂其清風
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
哉其知公也予故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
之君子嗚呼其微蓋盡之矣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嶺南遺書

香山 黃佐 才伯撰

宋祕書郎溫公

若春

宋吏部右侍郎李忠簡公

昴英

宋知縣楊公

汪中

宋推官陳公

應辰

宋右正言郭公

闢

宋竹隱先生李公

用

宋太社司令李公

肖龍

宋鄉進士陳公

庚

溫若春番禺人少力學能文事親以孝聞淳熙十三年領

鄉薦累計偕不第凡三十五年而志益堅嘉定十三年
廷對特奏名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兩調潼川英德學
官及爲府學正作成人士悉有模範寶慶間除樞密院
架閣紹定二年春除太學正文譽熤熤動薦紳閒夏召
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秋除校書郎蚤與崔與之遊與
之素重其學行思所薦達之奏對閒一日上問曰卿鄉
里有何人才與之奏曰吳純臣有監司之才溫若春宜
清要之任於是奉玉音除祕書郎紹定三年冬也若春
博洽古今同列推服以稱職聞無何與之帥維揚握手
道生平曰人之功名全晚節爲難若春喟然感之遂力
請掛冠得旨朝奉郎致仕家居節儉手種香芸以遺子

孫壽八十餘卒淳祐甲辰廣帥方大琮旣成二獻祠復

立四先生祠祠古成之李昴英郭閻暨若春也祭之日

常於春秋釋奠後焉今列於仰高祠

用南海志鐵菴集清獻言行錄參修

贊曰友之有裨於人豈不諒哉温若春清修吉士也年

近懸車猶縻祿秩一聞崔清獻公言卽浩然而歸言者

之能責善聽言者之能從善皆可法也吁後世饕餮輩

陸沈富貴中得一官若沾肝鬲不可脫視此能無愧邪

李昴英字俊明番禺人曾祖仙之承奉大夫自保昌來遷

祖擗安撫助教父天棊龍圖待制皆能世其家母夫人

黎氏將誕時夢大星降於庭因名少雋穎書史一覽成

誦博學多識文思絕人弱冠以春秋首計偕崔與之深

器重焉寶慶乙酉再薦於鄉明年試春官知貢舉鄒應龍欲置第一時方諒陰或曰上始卽位宜崇帝王之學遂擢王會龍書義第一昂英第三初調汀州推官郡守陳孝嚴鷲悍不恤其下江閩寇相挺郡無壁壘力請增陣浚湟以備不虞會守虐殺兵校十數人又欲造州楮強戍兵充口券昂英爭不聽吏持州楮請署押厲色呵之徑棄官歸亟出郡郊倅貳偕士民數百邀而留之曰環境皆盜公忍棄吾民乎洎回悍兵王寶已闕然閉關將殺守吏士民擁之入恆以身翼蔽守開諭諸賊曰若欲得守盍先害我守以是獲免旣而朱積寶合礫寇攻城設備待之調左翼軍合民兵討賊面授方畧躬督戰

相持五日戰二十餘合賊敗北功聞於朝特遷太學正
丁母艱服闋除武學博士端平乙未摧鋒戍卒叛繇惠
州趨番禺承平久人不知兵郡大恐帥守曾治鳳航海
潛去轉運使石孝淳避水之南獨庾使黃成請於崔與
之爲守禦計與之登城撫諭賊羅拜城下昂英與楊汪
中偕出諭賊甫絕城羣兇露刃森立毅然不爲動從容
論禍福賊退事聞除大理司直主管經撫司機宜文字
後與之平賊以昂英有贊畫功召除太學博士賜對上
奏劄畧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善覘國
者惟觀諸此今兩血告妖戎馬踐淮襄峴失而江陵孤
三川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陸沉億萬生靈重罹

塗炭陛下自視今爲何時反觀行事果與治同道否邪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否亘古不移酣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謹身之戒也陛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樂嘗以誕節之震電而輟燕蓋深自警省矣然纒立望幸之衆易至移人天錫飲量之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喪志營不急則宴安易懷錫賚之數無涯官庭之費不會此冠布衣帛而臥薪嘗膽之時也媿脫簪之諫周室所以中興堅覆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難行之事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選拔言官多采直聲或俾再入閒由外擢其寄耳目也重矣然切於救國者疑其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

絕江而歸無復論留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
意儻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脈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儻
思強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壯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
子國未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之國哉
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遵先朝
之成憲而干請爲撓非不欲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
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日而不盡
用近習乘閒而宮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
賞罰無章功罪奚別法制不立軍伍豢驕朝廷之政本
未清軍國之威權幾褻自昔陵夷鮮不由此無紀綱而
周之祚微有憑籍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不張國

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
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渥羣儉雖
斥簡記不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平居習爲
頑鈍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尙
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哉
閱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審安危之幾當決於一心陛
下幸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召亂者赫然發憤日課
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勅敵在前禍至無日則恢復之規
模立矣上賜金酬其直且有騰畧之褒尋召試館職除
校書郎兼沂王府教授遷著作郎兼屯田郎官首言天
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

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
危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
今災沴頻仍言路壅遏當開心聽言以弭天變上意嚮
納會除崔與之右相辭不拜上以昴英嘗從遊俾奉御
札趣召除直祕閣知贛州與之力辭不行昴英亦不拜
贛州之命遷大宗丞擢權兵部郎中以親老丐外便養
除直祕閣福建提舉登車志澄清貪吏望風解印去歲
大荒捐俸賑貸活饑人甚衆會崔與之薨請歸持心喪
不許尋丁父艱哀毀終喪旣葬築室墓下聚宗族子弟
講學若將終身焉累召不起淳祐初杜範入相首薦爲
監司以吏部郎官召丐祠不允丙午赴闕奏言陛下斥

逐負國之權奸而阿匱取容者猶尸素充位以兩吏挾扶之耄狀而協贊萬幾蓋論時相范鍾也時丞相杜範侍御劉漢弼祭酒徐元杰相繼暴卒人皆疑史嵩之報仇廷臣莫敢言昂英獨斥言不避請正嵩之罪以伸三賢之寃又言陛下於定國本猶未決去權奸猶未勇官媪閣寺猶未斥絕是皆爲更化之累上喜其直書御屏記姓名十月擢右正言上謂宰相曰李昂英南人無黨中外頗畏憚之除兼侍講益感知遇知無不言首抗疏乞早正儲貳言極懇切會史嵩之服闋謀復任昂英復奏嵩之罪浮四凶當遠竄荒裔不報又率同列抗疏亦不報於是自再疏曰臣疏列嵩之奸狀踰旬不報陛下

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國家不兩立者嵩之包藏禍心乃誤國巨姦賊民巨蠹疏三上語益切上爲動容卽與嵩之官觀時執政狠愎自用尹京者恃皇族日橫力詆之上問爲誰以陳韓趙與嵩對上却其疏昂英引上裾跪奏上怒拂衣入留疏御榻再拜而退有旨與在外差遣三學諸生以詩餞諸闕門外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聞者壯之歸之日父老爭持彩幟郊迎焉除知潁州再除福建憲又改漳州俱辭不赴時趙汝騰有三老八士之薦三老李韶陳愷徐清叟也八士昂英其一所謂國之干將莫邪者也咸謂有唐子方劉器之

之風家食數載杜門却掃會權帥邱廸嘉淫刑以逞戮
及無辜移書請審之不從而暴愈甚昂英遂繳告敕留
郡庫乞辯平民之寃於是全活者數百人然亦以此爲
姦儉所中褫閣職淳祐壬子徐清叟參大政力薦之上
思其賢起家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贛州慨然以
洗寃澤物爲己任劾贓貪決寃滯一道肅然置平糶倉
以惠饑民罷官酷聽民自釀而薄其征民至今以爲便
郡人崇像祠之諸峒負險盤據撫御乖方則相挺爲亂
昂英申嚴保伍之法使相糾察且諭峒酋各率子弟詣
臺訓治掇魯論首篇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一章解義
以訓飭之酋豪各錄本以歸私相告諭自是革心向化

無復爲梗徐清叟奏其事詔以其本頒示天下使爲矜式課治最陞直寶文閣寶祐甲寅正月被召除大宗正卿赴闕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上殿一疏慨論時事畧曰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此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關係甚大今災謫頻仍民情浸睽國用日竭犬羊益張陛下固勤勞於時艱而有可娛之具陳於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懼而無可駭之言接於聽則有時而忘所以爲累者必有由矣孟軻謂國之危由交征利臧孫達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如聞北司竊弄勢權掖庭憑寵干請修內司之獻助取兩浙之上腴文昌八座處恩澤之庸瑣郡國靡節

多戚屬之膏粱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哉歐陽修曰枉費財物利悉歸衆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似爲今日發願陛下潛消外患無以樂玩憂時賈似道執政閹妃丁大全表裏用事故也旣奏左右皆側目上有西太一之幸又抗疏諫曰方四郊多壘正臥薪嘗膽時湖山在目似涉游觀道路頗遙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上嘉納除兼侍講時皇子忠王禔行冠禮進太常卿爲之贊禮成除右史遷左史兼權吏部右侍郎尋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加中大夫封番禺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屬董盧二巨閹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累

疏攻之不行昂英乃直前敷奏疏入不報又再疏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它人不敢言而天錫獨言之俄解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與俱貶留疏拜辭遂與御史俱出國門時人咸惜其去時軍國多務有詔除端明殿學士僉樞密院事辭不赴上屢有大用意竟爲憮壁尼焉自乙卯歸澹然無復仕進意家文溪之上因以自號上嘗賜前所居扁曰久遠日文溪曰嚮陽堂丁巳秋忽一夕大星隕舍東闔城駭觀後數日昂英卒年五十有七諡忠簡昂英天性勁直議論高邁其文簡而有法婉而成章一時同館名流如江萬里文天祥皆推服之平居溫然接物

寬而有容至於臨大節處大難毅不可奪雖鼎鑊在前
不懾也景定三年轉運使洪天錫因邦人之請祠於海
珠山咸淳九年士人又請於郡與菊坡合祠俱毀今附
郡庠之仰高祠云近巡按御史陳言復祠之於海珠所
著有文溪存稿二十卷行於世

用廣州志一統志
文溪存稿參修

贊曰孔子稱叔向日古之遺直於子產曰古之遺愛也
李昂英信兼有之觀其攻擊賈史輩揭綱常於宇宙間
而奸諛爲之寒膽惠先鄉閭宰禡職而不顧粒饑民肉
白骨在在歌舞之非胸中仁涵義茹其何以有是白沙
陳獻章曰嘗觀文溪存稿初涉其流渺瀰汪洋若江河
之奔駛而又好爲生語險怪百出讀者往往驚絕至或

不能以句以謂文溪直文耳徐攷其實則見其重內輕外難進而易退蹈義如弗及畏利若懦夫卓乎有以自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蓋亦庶幾乎浩然而自得者矣斯言也殆知言也乎

楊汪中字季子番禺人幼孤篤志好學弱冠月評推重廣帥楊長孺見其文敬之於郡博士請爲州學錄嘉定己卯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靜江民曹時憲使政尙束濕適暫攝郡牧以刑賞忠厚之至命題試士憲使服其敢言薦之桂帥以瓊筦機宜辟之及過海旣平王君佐之叛又弭陳用成之變風裁凜然端平乙未改肇慶府推官家居需次摧鋒戍卒干紀晝薄城下居民大恐

汪中有縋城諭賊功及崔與之判鄉郡因攝帥幕密贊
平叛之謀改佐廣右經幕市馬橫山措置得宜邕蠻帖
服居無何銓部最之遂知廬陵縣爲政多所建白其勸
糴以應邊餉區處有方邑民無怨旣而改知歸善縣事
業不竟人多惜之官至奉議郎後有吳文震者字絃發
同邑後進也紹定壬辰進士初試鬱林民曹權宰有政
聲次任南恩糾曹尤加意獄事囚繫者感之授新昌僉
幕知歸善縣行鄉飲崇禮教絃歌藹然大興文治尋倅
欽州攝守全州又攝守春陵皆有惠愛

用廣州志修

陳應辰東莞人領嘉定己卯鄉薦爲人謙和舉動不妄少
時從師獨處一室夜半讀書忽有隣女越垣潛至應辰

呼蒼頭明燈兀坐女慚而退黎明卽遷於他室居邑之
紹興橋與翟旦爲比隣有以屋前之田來售者將立券
應辰曰此田跨吾二家之門吾全售則不便於翟遂與
翟分售之且割田之當翟門者與翟而自取其兩傍之
硤瘠者其厚德多此類也兩請嘉定貢舉就恩出仕初
任南恩司法將之任適廣帥方大琮舉行鄉飲請充大
賓次年再行鄉飲議請大賓以一時齒德無踰應辰者
復傳檄自南恩來行禮再任龍川丞滿歸邑宰揭師原
亦久俟大賓請應辰行鄉飲於學後改連州推官兼署
僉判時綱運積歲額欠官吏每預索於民民甚苦之應
辰在職五年以已俸補宿逋綱運得如故而民不擾連

守陳中孚嘉其績申聞於朝改遷通直郎致仕家居作
清溝亭延師訓子孫年八十餘卒郡人多以詩哭之遽
覺陳大震有曰海濱推老大粹行比玠璜邑尉黃猶有
曰遷屋避嫌明暗漏買田分券便比隣皆紀其實也

州志
修

用廣

郭閻字開先番禺人治書三預計偕褒然爲舉首柳南盧
方春柄文衡得其文驚異以爲乾淳而後復見此作登
淳祐甲辰進士第調真陽尉再調鬱林學官擢知高要
縣有政聲秩滿授梅州僉判改秩宰平江尋擢監察御
史知無不言糾正奸邪不避權要其所彈擊公論莫不
快焉初廣州置買銀場本與商舟爲市後從而征之歲

久弊滋吏緣爲奸征及民戶租米民甚苦之又提舉鹽
司以鹽科配民戶價多而鹽少深山窮谷罹其害者不
少二事皆害民之尤者閻條奏上聞得旨俱罷民以爲
快作感恩齋以報之汀贛壯丁往來潮惠循梅境以販
鬻爲事紹定間浚征權激閩合江閩兵乃克靖亂朝旨
免權四川鹽職此之由繼又權之悍民遂相挺爲盜閻
又奏罷之又奏選廉恕以宣德意斥貪繆以幸天下凡
所奏請無非爲國根本慮遷右正言首陳聽言容言之
道以廣上心又言士大夫奔競成習狂躁成性營求薦
引直欲一蹴而造班行至於寬縱盜賊殘暴善良忍使
盜賊感恩而民負怨是忍於負國負民而不忍負盜賊

又言今天下之患莫甚於上下不相應易帥闔拔偏裨
旌死節誠方今急務而應令者率文具緩急恐難倚仗
乞選朝臣出使審核虛實庶幾募兵督餉不敢爲欺時
禁廷臣莫得預知邊事聞乃言臣居言責天下事皆當
預聞况邊廷之大者哉於是兵糧實數皆關白諫院聞
自官臺諫悉心憂國形神日耗循至病革所言皆軍國
大事不及其私卒年六十六聞素清潔家無餘財屬纊
之日幾無以斂上嗟悼之贈恤特厚廣人德之以閭與
菊坡文溪合祠久廢今列於仰高祠

用南海志廣
州志參修

贊曰士一旦弛其負擔而振纓立天子之廷輔君澤物
惟職之宜顧軒然以射利肥家爲得策謂括囊首鼠爲

圓機自顛冥富貴之地無所益於君又覆奪人所有鄉井嗷嗷且有浚我以生之歎矧能波及於遠也哉平生所學謂何乃如遺跡焉而棄之噫可恥也已郭閻昌言讜論有聞於時而且悉心憂帝室以至沒齒可不謂能輔君矣乎崔李二君解賊圍出鄉人於塗炭間又奏罷諸橫權匪惟大有造於吾邦而異縣亦得以承其澤也可不謂能澤物矣乎輔君曰義澤物曰仁旣備有之可不謂能成其身矣乎以今之所謂士者較之詩人之所謂有覲者也愚嘗聞吾邦舊未始祠鄉賢祠之自崔郭始嗟乎揭虔於俎豆間者可少知愧矣

李用字叔大東莞人少孤事母極孝愛盡禮雖盛暑侍母

側未嘗去巾韞德器凝重造次必以規矩鄙慢之氣不
形也初業科舉及讀周程諸書卽棄之杜門潛心理學
非親友婚祭不出如是者將三十年而踐履日益熟士
之從學者館無虛日自號竹隱人因稱曰竹隱先生李
昂英聞其賢就見之與語終日用未嘗有懈容昂英出
語人曰吾今乃見有道君子嘗著論語解究明伊洛奧
旨以遡洙泗之源訓詁明白便於講誦學者傳習之昂
英進其書於朝詔授校書郎用曰著書豈爲干祿計哉
不受而歸又遷承務郎以旌其高安貧樂道無所求於
世其誨生徒貌肅色和疊疊有序人樂從之遊以故多
所造就卒年八十一所著論語解梓行天下廣東提刑

周梅叟後奏於理宗特賜御書竹隱精舍扁咸淳中廣東提刑銜叔子命祠於邑學用明經講學爲時名儒有子三人各通一經能世其業長春叟最知名次得朋官至法曹季松叟有文聲早卒

春叟字子先蚤穎悟邑宰許巨川見而異之勉其遠遊從師遂謁桂陽林思齊陳翊陸鵬升授春秋又以諸經參訂於公巖壽盧方春周梅叟諸公如趙順孫陳存盧鉞呂直之皆其友也寶祐丙辰省試中選以誤寫謹對黜已未試入選奏號之夕宰相上言西廣有邊擾宜優省試一名以收人心春叟厄於數竟爲易置廷紳深惜其才交薦入仕乃授惠州司戶有賢能聲景定閒廣東

提刑楊允恭狀奏曰臣念嶺海之東素號多賢自清獻公崔與之力辭相任高風逸韻聞者興起比年恬退清修之士蓋多有之臣得於所聞之真者有迪功郎李春叟刻苦窮經清嚴自守已兩試南省俱中前列厄於勢要竟就特奏之選春叟處之怡然無愠間嘗攝職則確守公廉及其退居則安貧授徒未嘗汲汲於祿仕可謂經明行修者也乞賜獎拔以厲浮競之俗世道幸甚得旨除肇慶府司理嘗辯冤獄當路不從卽投告身於庫請歸事竟得白郡守劉叔子歎服尋除德慶教授秩滿而歸絕意仕進乃上書察院郭間條陳銀場鹽局之不便於民者語在閩傳暇日著論語書以補先志所未及

大抵多撮晦菴之要語爲之又摘其元微者爲詩使學者詠諷自得號曰詠歸集家居以經學訓後生嶺海名士多出其門文風益盛朝廷敬其名除軍器大監辭不就賜號梅外處士宋末邑人熊飛勤王潰歸駐兵於邑時邑之士民多逃竄遠鄉者飛揭榜限三日回家否則發兵戮之春叟號哭諫飛飛乃止時羣雄四起乘時剽掠以春叟故多不忍犯邑邑人賴以免患至元丁丑元兵至廣欲遣兵勦東莞春叟扁舟往謁其帥以死爭一邑事遂已邑人德之繪像祀於竹隱祠號二先生祠元初分司李僉事延春叟邑學禮以賓師公暇卽造問政隱居養高年八十卒諸子多文藝可觀曰同文者嘗著

易說爲邑令掾初春叟之衛鄉里也邑人同時有功者有趙必瓌翟龕張元吉登辰之屬

趙必瓌者咸淳元年進士父崇誦同科時稱喬梓聯輝廣士未始有也必瓌初任高要簿尉郡檄署四會縣事有異政民爲之立生祠再任高康丞惠州守文璧辟爲郡從事丞相天祥壁之兄也集兵勤王必瓌往謁相與論時事必瓌忼慨泣下天祥重之後察壁無堅守意卽歸適熊飛駐兵於邑欲盡括稅戶財穀以充軍需人情恂恂必瓌恐爲變請於飛願以已貲錢三千緡米五百石以贍供餉使減稅戶需擾飛從之卽委必瓌董其事必瓌隨其家各寬征之人感其義

翟龕以文章知名景定二年以書經領鄉薦咸淳二年再舉都魁宋季爲邑主簿時值亂離與邑尉張元吉協力安輯邑賴以完世靖後建樓貯書以延文學士名曰聚秀書院學者稱遜菴先生其先世有翟卷石者任瀧水簿亦以行誼稱於時云

張元吉者系出張九臯之後曾祖淑有篤行家遍城市然足跡未嘗造公府夜出聞窮簷歎息聲卽委金戶下而去不使之知父光濟漕貢進士元吉當宋末爲邑尉元旣降德祐帝使招討使黃世雄梁雄飛入廣邑丞呂立遣元吉以全邑戶計入廣歸附世雄委元吉攝尉旣而宋制置使趙潛舉義元吉卽從之潛使之同熊飛捍

禦南雄飛戰死於韶元吉歸仍攝尉後元張宏範率兵自惠將至邑人驚遁元吉使其弟登辰罄家貲賂之元兵由是不犯邑境登辰善屬文有器識舉咸淳癸酉鄉貢試南省歸慨然語人曰權臣酣秦湖山昏蔽主聽襄樊受兵六年乞援不報方且歌舞太平粉飾文治時事可知已說邑宰爲保障計及張宏範兵至哨騎往來邑民奔竄登辰毅然請行齋白金千兩晝伏夜行抵惠州行營請紓邑難宏範喜遂戒兵無得犯東莞邑人德之後登辰攝縣丞時帥府欲增東莞稅額登辰力爭得免入元邑稅得仍舊規登辰之力也登辰子惟寅亦力學有才譽元初因南漢媚川都之舊役民採珠不勝其害

惟寅上採珠不便狀竟得罷採邑民至今德之元吉登
辰死時邑民大作緇黃以報德李春叟爲詩慟哭之云

用廣州志吳
川文集參修

贊曰宋世理學大明元祐閒梁觀國以崇正嫉邪爲吾
廣倡蓋聞周程之風而興起者也南渡後簡克已聞南
軒之道於湖湘中至其末也李用復以道學鳴而廣之
人士賴以啟迪儒風大張而不墜其數君子之功歟春
叟克承先志理窟與有明焉拯邑子難趙張諸人應和
如響謂非春叟有以首之不可也易之蠱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其李用也夫春秋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
負荷春叟其免矣夫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六

又字揚城室

李肖龍字叔膺增城人天資幼悟未弱冠爲經義文辭迴
出儔輩同舍者皆遜之父光發嘗歎曰吾白首場屋晚
科入仕非吾志也汝其勉之以光吾門益淬礪力學遂
登辛未進士第初調贛州司戶舊入稅糧多私其贏餘
肖龍一無所受郡守敬其清白尋改循州興寧簿攝長
樂縣事邑多大戶凌小民以取富肖龍至首重其罰立
團保之法使鄉隅各自爲兵人皆相識無敢爲盜者又
禁邪巫正婚娶勸學校課農桑一境安之後除太社司
令累遷朝請大夫至元中爲增江提學時經兵燹後學
官鞠爲榛莽增城民鄭聰老富而好施肖龍以義說之
聰老竟讓其宅爲學初聰老家居宏麗肖龍刻聖賢木

主列祀於其家聰老因別徙而讓焉人兩賢之後又捐
貲立鄉賢祠祠古成之而下爨舍以次而舉弦誦藹然
矣暇日編輯崔清獻公言行錄以傳其言曰公以嶺海
間氣爲聖代偉人出仕也得尹之任應物也得惠之和
遯世也得夷之清仕速各當其可其庶幾於聖之時乎
論者不以爲過性剛急嘗製漆牌繫於肘爲銘以自戒
曰怒如炎火焚燎自傷觸來勿競事過清涼蓋有得於

古人韋弦之義云

用廣州志修

陳庚字南金東莞人父益新博通羣書尤邃性理之學補
貢不就遂隱居東湖之上邑人尊之曰東湖先生庚其
長子也以書經擢咸淳甲子鄉貢進士南省罷歸無復

求仕志日肆力古文詩律中明暢沉蔚有歐曾風經畧
劉寶奇庚才辟置之幕府無何以世亂歸廣隱居東湖
家塾研心道德性命之學學者多師之邑人亦尊之曰
月橋先生邑宰嘗延以爲儒師造門問政嘗修寶安志
人咸稱其有史才年七十九卒郭應木表其墓曰生爲
一邑之儒宗沒爲一鄉之善士可謂有德君子矣弟紀
字景元以周禮領咸淳九年鄉薦宋季與庚皆退隱於
家以賦詠自娛尤工小詞有周伯成康伯可風韻有越
吟斐稿傳於時號淡軒先生

用廣州志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九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香山黃佐才猶藝

宋經畧安撫使張公

鎮孫

宋知州陳公

大震

宋兵部尙書王公

道夫

元登洲先生區公

適

元南恩州教授羅公

蒙正

元象山先生張公

摛

張鎮孫字鼎卿南海人少攻苦讀書以博學強記聞治易直郡庠有司試其文異之咸淳辛未舉進士廷對爲天下第一先是童謠曰河南人見面廣州狀元見河南謂

州前大江所面鄉落也有司因構見面亭以埃之文溪李昂英未達時讀書海珠以大魁自期嘗與同志數人結龍頭會有夢彎長弓射江江爲竭者昂英占之曰應是讖者其張氏子乎鎮孫時方弱齡謂同舍生曰安知非僕聞者姍笑之至是果爲狀元其年大江忽竭往來相通企望能辨睂目人始悟所謂見面之說其所對制策曰臣對臣聞帝王之治天下自積一念之仁始帝王之仁天下自積一念之敬始仁之爲道大矣非敬無以行之惟無一念而非仁則有以充其用之大惟無一念而不敬則有以極其體之全故必混融乎方寸之微而後充周乎民物之衆持守於隱微之地而後顯行於運

用之天究諸其端亦在乎積之而已嘗觀之天以一元
運行無閒容息元而亨亨此元也亨而利利此元也利
而正正此元也正下起元而生理又續之於無窮萬物
之囿於其閒其生亦無窮也使天之生理有一息之閒
斷則非所謂盛德萬物之生意有一毫之壅闕則非所
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惟積故能日新富有之謂大業
惟積故能富有顯仁藏用夫豈一日二日之故哉其所
積者漸也故仁者造化生物之心帝王得之以爲心上
天生物之仁猶以積而成帝王愛民之仁豈有不積而
成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天積此健所以爲
天帝王積此不息所以爲帝王惟帝王之敬與天同運

茲帝王之仁所以與天同流也歟臣恭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體元長人臨政願治八年于茲固宜薄海內外無一之不被吾仁矣然猶慮夫澤不下流治未見效策臣等于廷詢實惠以及民蓋欲充此仁以極其用之大也臣愚以爲充其大用非難而極其全體爲難謹撫聖問中治生乎積一語紬繹以對惟陛下幸垂聽焉蓋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無不在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之不敬也惻隱仁之端積一念之惻隱則仁不可勝用博愛仁之事積一念之博愛則仁不可終窮仁不止於公也積之無不公則仁在是矣仁不止於恕也積

之無不恕則仁莫近焉由一念之仁積之皆可極其用
之大夫仁之全體非積其一念之敬未易全也何者仁
者心德之渾全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累於人欲而敬
之者所以克去人欲而全其天理也堯舜性之固無待
於積而危微精一猶致謹焉此堯之欽舜之恭所以爲
盛帝也湯武身之則有待於積矣故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敬以勝怠義以勝欲必致戒焉此湯之敬躋武之敬
用所以爲令王也故必有堯舜性之之仁而後有時雍
不犯之仁必有湯武身之之仁而後有子惠安民之仁
孰謂積一念之仁不自積一念之敬始乎洪惟國朝以
仁立國蓋自藝祖皇帝陳橋驛一誓紫雲樓一語對越

天地遠輩帝王社稷靈長終將賴之此仁之積可謂厚矣陛下緝熙有暇嘗諭臣鄰曰藝祖勦業垂統皆自不嗜殺人一念墓之大哉王言真足以知立國之本矣抑亦知藝祖立心之本乎乘快指麾終日不樂且有爲天子易邪之語戰戰兢兢如對日星如警雷霆積此敬心以立其體故能積此仁心以達諸用凡其不嗜殺人一念皆敬心積而大之也至我仁宗撫熙洽之運此仁之積愈深厚范祖禹所謂愛人卹物之心上極于天下達于地內則諸夏外則夷狄山川鬼神草木無不及者蓋至論也而仁宗所以積是仁者則有由矣毓德儲宮不妄言笑此一敬也臨朝端莊具有聖度此一敬也朝

夕奉先未嘗敢怠此一敬也至忱所感以致天應亦此一敬也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敬故四十二年之間始終積此仁體全而用大非有所積曷由登茲越我理考儷美仁宗臣觀御製仁厚論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大用又嘗拜觀思無邪母不敬二銘有以見先帝積仁之全體四十一年之積功深力到恩厚澤溥博無窮施罔極本一毋不敬之心充積之耳陛下紹休聖緒親得心傳廼月正元日慮仁心仁聞隔而不通則拳拳乎戒貪虹流瑞旦暴殄庖廚實所不忍則拳拳乎戒殺卽此一念已足以追配三聖之仁矣夫賢才所以輔吾仁也召而未至求而未獲仁幾於墜吏治所以宣吾仁也訓而

未孚戒而未革仁幾於閒牧守非不選也而厚生之仁未溥貢獻非不卻也而益下之仁未周發義廩蠲田租而吏或得以梗吾仁豁積負損賦額而下未得以沾吾仁豈仁之用未能積而大之邪毋亦仁之體未能積而全之也夫仁之用不難積也積之一日則有一日之仁積之一歲則有一歲之仁日復日歲復歲積水以成淵積土以成山愈浚則愈深愈培則愈高何患其用之不

大特患不能積其體之全耳有一毫慢易之心則腐此仁之體有一毫非僻之心則虧此仁之體有一毫怠忽閒斷之心則離此仁之體陛下燕閒蠖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亦嘗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否乎亦嘗勿貳以二

勿參以三否乎亦嘗在宮如在廟使民如承祭否乎孔子告子張以爲仁必先以恭告樊遲以爲仁必以恭敬至於告顏淵以天下歸仁之目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主敬之謂也是雖聖賢講學之要而帝王行仁之體實不外此臣願陛下以先帝母不敬之心爲心嘗有以積其敬復以先帝仁厚之心爲心益有以積其仁而仁之全體大用上足以續藝祖仁宗一脈相傳之仁聖問所及特仁之餘用耳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厥初顛穹實生兆民孰總其羣乃作之君孰牖其迷乃作之師君之治之師之教之禮樂刑政之所由生與有天下國家者壹是以元元爲命

脈凡議論所講明政事所設施罔匪爲邦本計夷攷載籍率與天並言之明威視聽皆自我民其不可輕者固如此歟臣有以仰見陛下念天爲民而立君體天以子民欲其仁之如天也臣聞乾坤天地之初屯蒙人物之初民之初生也草木榛榛鹿豕狃狃不能不資之養也必需之飲食自其資於養也爪剛者搏力强奪小者以訟大者以師紛然而莫之統一一有聰明聖知者生乎其閒則天必命之爲億兆之君師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此天下所以比而歸於一人而禮樂刑政所由生也禮以明其分樂以宣其情刑以防其奸政以齊其俗皆所以仁之也故天下國家以

民爲命脈聖人以仁而壽斯民之命脈一都俞吁咈之間講明此仁也一紀綱法度之立設施此仁也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苟不能推廣一念之仁使斯世斯民咸囿並生之中寧不有負於君師之初意哉古昔聖人所以惕然加敬畏之心而以下民爲微賤而忽之敬天命也粵稽載籍言明畏必曰自民言視聽必曰自民言天畏棐忱必曰民情可見言來紹上帝必曰畏于民暑良以民心之所歸卽天命之所佑民祗之可畏卽天顯之可惠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惠民所以奉天也惟天生民惟聰明時又聰明時又乃所以奉天也故堯不畏洪水而畏昏墊之未安舜不畏烈風雷雨而畏烝民之未粒

早非湯之畏而慄慄之忱惟恐塗炭之未拯大風非成王之畏而祇勤之心惟恐蠢動之弗寧惟其敬心無日而不存所以仁心無往而不周而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而無或懈弛則能積一念之仁而無不洽浹矣臣伏讀聖策曰三聖傳心之要不越乎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大綱領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衆罔守然則一中之妙用固所以爲維持固結之道歟道之出有原道之傳有統前聖後聖同一揆歟臣有以見陛下慕三聖之傳心本一道之無閒欲其仁之如古也臣聞道之本原出于天聖人之心卽天也堯之命舜自執中之外無他說舜之命禹益以三言而且拳拳曰衆非元后

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其憂之益深其言之益切矣蓋
中卽仁之體而惟精惟一所以全是仁也先儒胡宏曰
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惟仁者惟能盡性豈有二道
哉堯得是道故凡釐百工熙庶績光四表和萬邦無非
此仁舜得是道故凡徽五典穆四門命九官咨十二牧
無非此仁禹得是道故凡六府孔修三事允治萬世永
賴其功無非此仁聖人所以維持固結斯民之心豈它
有操制之術哉仁之感民者無窮而民之戴其仁者亦
無窮書之所謂守邦卽易之所謂守位也道統之傳本
無絕續世變所趨自有淳漓統一聖真武帝非有志於
道之君乎外施之政終莫揜其多欲遠輩堯舜太宗非

悅慕於道之主乎勸行之功卒稅駕於末年此無它敬
心不存故人慾足以害天理而已臣願陛下積一念之
敬使道心不汨於人心則能積一念之仁而與堯舜同
符矣臣伏讀聖策曰我國家誕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
聖代光紹明大保人斯無疆肆我先皇帝迪畏天顯懷
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敬履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至于
今日蓋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於六經之奧要語一書
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祇適猷訓行其所知臣
有以仰見陛下得先帝之心傳欲天下之仁遂也臣切
謂三代以來未有如我宋之仁藝祖仁之元也仁宗仁
之亨也我理宗仁之利而正也青陽開動品物發生其

元之時乎汎掃五季衰陋之宇宙撫摩五季瘡痍之蒸
黎時則有以開天運之元朱明假大萬有茂長其亨之
時乎培植豐芑之深根滋衍蓼蕭之厚澤時則有以暢
天運之亨至于萬寶告成庶物就實是利而正之時也
人知先帝所以博仁之用者一利澤之心孰知先帝所
以充仁之體者一正固之心乎先帝之心惟純乎敬也
故尚賢則始終尚賢不以不肖參之布治則始終布治
不以貪黷累之生欲其厚則常存愛人之心下欲其益
則常持節用之心荒政當行田租當減則此心無少怠
宿逋當貸課額當省則此心常如初凡其所以持敬者
不特一思無邪毋不敬之銘而已四十八箴之首揭以

敬天命又摭六經之言天者編而圖之曰敬天圖易之
跋曰人君動靜語默政化云爲無非一乾先帝之心卽
乾也書之跋曰人君深知天命之靡常如能疾敬厥德
則可以祈天永命先帝之心卽天也上帝臨汝毋二爾
心見於詩之跋則此心無時不在帝左右忱之不可揜
忱之毋自欺見於記之跋則此心無時不閑邪存忱至
於周官之法則則不徒事文物典章之飾春秋之災異
則不徒諉列國證應之言敬之所積如此其至以其躋
敬之心而爲履仁之心以其迪畏天顯之心而爲懷保
小民之心仁固自敬中來也精神心術之妙上紹五三
之傳密探六經之奧而要語一書所以口傳面命於陛

下者真堯舜禹之相授受也陛下忱能端居而念澡心以思玩味以紬繹則知書之堯典曰欽易之乾曰忱詩之蔽曰思無邪記之首曰毋不敬周禮之列名度數非繁文春秋之筆削褒貶非紀事其要旨所在蓋與敬天圖跋同一關鍵臣願陛下於此而行其所知則敬非虛文而仁皆實惠矣臣伏讀聖策曰召故老求實才以尙賢也然召未能至求未盡獲何以致信順之助臣有以見陛下慮仁之不能徧愛而急親賢之爲務也臣聞烏鳶之巢不毀而後鳳凰至鳴犢之賢不見用則仲尼臨河而返賢者之去就蓋有所覘也陛下自踐祚以來弓旌四出葑菲不遺臺萊皆在位之賢薰蕕無共器之害

氣類可謂翕合矣王春之始都俞慶會當泰道之既長
思實才之是求渙頒一札趣召二老真情實意懇惻至
到而考槃在澗生芻空谷猶未肯幡然而起者何耶意
者進而在列者弗獲以容其用故退而在野者寧甘於
藏其用邪切怪紫囊獻替或禁闈之莫留白簡繩愆或
車輪之難止沽激者敢於好名則雖不沽激者豈敢不
卷舌才高者敢於任氣則雖不任氣者豈敢不韜光夫
人才之在天下當涵養以冀其成不當摧沮以速其敗
當取其長而棄其短不當責其備而求其全先帝詔曰
朕以禮義遇士大夫以仁厚培養人才畦積器使區區
惟恐弗逮其急於親賢如此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篤

信君子勿有一毫厭薄之心。聖意人才每爲先時培養之計，則養賢及民仁之所施者博矣。易之所謂信順尚賢而獲天人之佑助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訓守牧戒貪殘以布治也。然訓未必孚，戒未必革，何以新治象之觀？臣有以見陛下慮仁不能以自達，必飭吏以興治也。臣聞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捨大惡而謫小過，張網爲之，埋輪不行，吏習之，媿惡蓋必有所倣也。陛下申飭守令，加惠元元，字民牧民，有訓有銘，固宜令百里者皆撫字其人，守千里者皆養育其人，往者王春之始，渙頒奎畫，猶慮貪殘之相尙，而責監司郡守不先撫實求士，將以芘慝之罪，罪之夫監司者一路之綱，郡守者一郡

之綱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有褻帷糾惡之風則受財之吏自去有懸魚在庭之清則獻餽之丞自慙今任按察之寄者或乏直清之譽居方伯之任者鮮聞廉介之稱源則濁矣何以責流之清甚而薦剡則立定直辟剡則責厚報嫉廉者之不附已則劾而去之喜貪者之能奉己則舉而進之求其不茆隱不可得也始於小大之相尚成於上下之相蒙小吏之貪以錙銖大吏之貪以鈞石小吏之貪特穿窬之智大吏之貪乃囊橐之藏陛下雖有仁心仁聞誰與達哉先帝戒貪之詔曰監司郡守固望其奉法循理正已帥下今若此復何賴焉其嚴於飭吏如此臣願陛下積一念之敬勸獎大吏以爲小吏

之倡禁戢大吏以爲小吏之懲則吏稱民安仁之所及者遠矣禮之所謂布治于邦國都鄙而親萬民之觀聽者不在茲乎臣伏讀聖策曰求牧與芻當謹也旣不用嫺戚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見田里之無愁歎臣有以仰見陛下謹選循吏欲以厚生之政仁斯民也臣謂欲厚民生當先戢吏先王爲民設官有官則有吏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奉行文書奔走力役而已後世始有所謂輕黠吏有所謂豪惡吏有所謂深刻吏尹賞王溫舒之徒猶能擒制而用之未有若今日官弱吏強也蓋居官者遞遷而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憎於法而爲吏者舞文法謬者仰吏懦者畏吏貪者資吏酷

者任吏吏曰可則可吏曰否則否據案占位書紙惟謹此官所以反聽命於吏也是以政以賄成獄惟貨宥雖有循良之吏果能以身任芻牧之寄乎陛下用諫臣之言汰去冗吏爲蠹國慮也盍亦爲蠹民慮乎先帝御筆戒飭守臣毋縱吏奸爲平民害正慮此也陛下體書之正德厚生而以敬心行之則循良用而姦黠屏田里無愁嘆之聲而仁聲洋溢矣臣伏讀聖策曰竭澤而漁不忍也旣力御貢奉且禁獻羨餘宜有益下之說而尙聞郡國之有征斂臣有以仰見陛下嚴止征斂欲以益下之說仁斯民也臣謂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國家取民之法纖悉不遺昔以暴賦橫斂爲非猶知賦斂之名今直

取之而已昔以收大半之賦爲非尙有其半也今直盡之而已府庫金帛皆生民膏血郡邑宮吏鞭捶丁壯繫累老稚銖銖寸寸以誅求之以輸于帑庾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南畝之民黥面塗足終歲勤動而不厭糠覈陛下不可得而見也徒吏坐門叫囂隳突吾民伐桑棗鬻妻子以飽之愁歎之聲載道陛下不可得而聞也思復損上以益下得乎陛下自初卽位止貢奉卻羨餘天下咸知陛下之仁無土木營繕之侈無匪頒賜與之需天下咸知陛下之儉日積月累固宜邦計裕而民力寬臣來自遠方側聞奉宸之儲併罄大農之積子虛是果何爲而然耶卮不盈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韓琦論

減省浮費自宮掖始宋祁論三冗三費終之曰人不率則不從衣服醪膳無益舊規請自乘輿始珠玉錦繡不得浮費請自後官始先帝因經筵講易豐卦有曰豐亨盛大之時人主之侈心易生不可不戒慮此也陛下體易之損上益下而以敬心行之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郡國無征歛之政而仁政行矣臣伏讀聖策曰義廩之發將以賑饑而侵牟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賦而苛取或如故至若豁諸州之積負損版曹之故額俾紓急絕之擾深寓省費之實而民未有愜志勢若中隔不下流厯思之迄未得其說臣有以仰見陛下軫憂民莫欲無一事之不本於仁無一夫之不被其澤也臣切以爲

義廩之發田租之蠲欲公其利則臣前所言欲厚民生
莫先戢吏其說粗可得行積負之當故額之損欲去其
害則臣前所言欲知益下莫先損上其說粗可用請終
言之自去歲旱澇相仍民已告歉今春常寒爲咎陰雨
彌旬穀再種而不入麥雖秀而不堅糠覈旣盡惟草根
木葉是食民不聊生甚矣朝廷蠲租發廩正欲民拜一
飽之賜然常平之積平時侵牟移易以虛相付受至是
則乘時消豁者有之矣幸而有積則借補欠之說而官
吏瓜分其錢者有之矣甚而坐視流殍不肯發廩並緣
支撥掙其實盡吏則肥矣如民何田賦之納郡邑預借
或二三年至是則文具應詔者有之矣幸而富州大邑

未至預借則以畸零富放而欺誑小民者有之矣甚而包放重催虛破補解盜竊府庫欺弄簿書吏則豐矣如民何此臣所謂莫先戢吏是也諸州積負當豁則豁仁也上供之數或不足以供調度之需能保版曹之不剗刷乎冗費未節而先積負之豁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版曹故額當損則損仁也破分未除或足以貽異時之害能保州縣之不橫取乎浮費未省而先賦額之損是不節其流而窒其源也此臣所謂莫先損上是也先帝御筆令諸州建平糴倉必命監司嚴督守臣使小民無艱食之患至蠲放水旱田租必戒守令奉行以實常賦取贏於額外徹租或見於重催必一一申徹之陛下

倘能以敬行之則約已裕人戢貪惠下仁意充塞乎宇宙矣臣伏讀聖策曰意奉憲者導之未明歟豈吏罕廉平治道衰歟將治生乎積非可速成歟抑習錮於玩未易遽革歟朕寅念先帝貽謀常恐羞之重爲之惕然也臣有以仰見陛下歎仁道之難盡思所以光紹先烈也臣於陛下治生乎積非可速成一語願益加聖心焉蓋積之說有二有積習之積有積累之積人心久玩吏治久鬱令之而不從懲之而不改此積習之積仁之蠹也力行不息持敬不怠有悠久無閒斷有緝熙無作輟此積累之積仁之基也陛下忱能體之於心行之於身不以未治而自止不以小康而自務不以小善爲無益而

弗爲不以小過爲無傷而弗改不以災異爲適然而有
忽心不以祥瑞爲美觀而有德色一敬之積愈積而愈
厚則先帝貽謀數世之仁又自陛下益迓續於萬世矣
彼奉憲者未明訓導爲吏者未底廉平特積習所致爾
一整飭間氣象改觀日變月化人心之積習豈不自聖
心積累之功有以感之歟臣竊觀聖心或者未能積其
敬也夫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思慮未萌知覺不昧
則靜而有以養此心事物旣接品節不差則動而有以
養此敬今也恐懼於旱澇常寒之警固知敬矣悅懌於
瑞芝之觀何所積之未純邪齊莊於圭璧薦享之時固
知敬矣轉移於霞光迎導之際何所積之有閒邪先帝

毋不敬之心恐不如是也臣願陛下加積累之勤以充此仁之體而極其全博此仁之用而極其大則治雖未可以速成亦未有積而不成者也陛下謙虛逮下所以策臣者亦以勤矣區區愚忠亦已歷陳熟數於前矣至終復策之曰子大夫博古通今夙抱經濟之蘊其據經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臣益見陛下好問之忱有加無已必期臣子之盡言也臣束髮讀書粗知有犯無隱之義幸逢明盛之朝陛下詔之以毋隱臣而有隱是負其所學矣輒於聖問之終所謂習錮於玩者條其玩之說蓋去人心之玩自去君心之玩始一曰人言不可玩蘇軾對策曰天下無事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多

事公卿之言重於泰山夫天下豈無可言之事而亦有可言之階視之爲重雖輕亦重視之爲輕雖重亦輕重則敬心生輕則玩心生矣當安平無事之時猶不可以玩心視之今何如時哉水旱盜賊之奏日陳于前無逸酒誥之書日誦于左露囊霜簡言言藥石月課風聞事事箴規非無敢言之人也陛下虛心訪問和顏容納必精思諦聽而審其可否則言之善者用矣二曰天變不可玩范祖禹奏疏曰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所謂無一日而不事天以其敬心而事之也天亦無一日而不佑聖人者以其無玩心而佑之也事天之敬有時而閒斷則天必出災異以警其玩心也

必矣人君知其然故夙夜自儆以畏天之威左右如在以敬天之怒猶懼獲咎而况敢逸豫乎哉今日食于春王三朝水災于江浙兩淮玉燭未調而乖氣致異天心之仁愛端可識也陛下側身修行戰兢自持以我之天會乎天之天則災異之來可弭矣三曰虜情不可玩夫夷狄之不仁也猶豺狼而其惡鴟梟不若也張耒有言曰鴟梟不鳴謂之孔鸞見其不噬待以犬馬斯亦過矣今之夷狄何如哉和好之使雖來而驕黠之情叵測境土之界日蹙而溪壑之欲難盈此正鳴噬迫人之秋也陛下思祖宗之天下尺寸不可以與人鑒女真之世仇覆轍不可以再蹈兢兢業業如大敵在前兵甲相接而

罔或怠忘焉臣見廊廟之籌策爲謀旣臧樽俎之折衝其勇自倍不然日愒歲玩遺患將深雖有孫吳無所用之此尤國家之遠慮古今之通患也陛下於此尤加之意而去其積玩之心則恢復之期有日矣夫積習之積不可有積累之積不可無仁心之不能積而大之者何也以其積敬之功未至也敬心之不能積而全之者又何也以其積玩之心未除也忱能去其積玩之心而爲積敬之心勉積敬之心而爲積仁之心天下尙安有不被吾仁者哉臣一介草茅不識忌諱罄竭忱悃冒進狂瞽惟陛下裁赦臣謹對時度宗畱意機祥所言觀瑞芝迎霞光實事也皆人所難言臚唱日天陰晦大雨如注

識者以爲非文明之兆舊制狀元宣拜後中官催索謝恩詩宮女倚機以俟詩成卽織諸錦以進鎮孫素不上詩是日蓮臺如飛人謂名成才湧丞相賈似道欲市恩乃曰子乃似道啓上所擢也省試當作元惜相遇晚耳鎮孫不謝例使判局取殮錢又寡取之人服其不阿除祕書監正字遷校書郎尋通判婺州迎養其父母德祐元年元兵至于時國事日非百官奔散鎮孫遂棄城奉二親歸廣臺章劾其聞兵逃遁詔罷鎮孫職二年宰執吳堅賈餘慶家鉉翁等以皇太后命舉國以降叟立益王昞是爲端宗皇帝航海幸閩廣閒廣州海上潰軍奉鎮孫爲帥鎮孫與都統凌震結集行伍分東西二路誓

圖恢復景炎元年十二月帝舟次于惠州之甲子門詔以鎮孫爲龍圖閣待制廣東制置使兼經畧安撫使委以軍士將校盧震擁衆暴橫鎮孫數其罪戮之以示衆由是將士用命兵威稍振元酋帥呂師夔張榮實已入廣州聞鎮孫至以軍餉不繼退走使其將梁雄飛守之二年四月帝舟次于廣之官富場鎮孫復廣州逐元梁雄飛雄飛等走韶州有詔褒賞親知多以啓賀鎮孫有憂色皆不裁答十一月元酋右丞塔出會師夔復入合攻廣州鎮孫欲爲守禦計而力不支城陷明年二月師夔退師以鎮孫歸于燕鎮孫遂道死于大庾嶺人皆謂其死之不早決也文天祥作詩悼之時陳仲微者紀海

上事書鎮孫死節又董師謙亦云鎮孫死難惜無有表
白之者天順中翰林學士黃諫乃曰賈餘慶家鉉翁輩
奉璽納降卒於燕京史既特書之至有書不食死者文
山至燕越三載始成其志使鎮孫不死又未如其所處
何如也史特書塔出圍廣州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而
不書道死梅嶺事夫既降矣必獲偷生既北去矣必冀
見用而死梅嶺必其憂憤之不已或絕食成疾不可知

云用廣州志張氏世譜參修

陳大震字希聲番禺人寶祐癸丑進士釋褐爲博羅主簿
陞循州長樂令以文辭敏捷政事寬厚稱轉蘄州廣濟
令以平盜功改奉議郎叅靜江帥府咸淳七年權知雷

州慮西湖久或湮廢乃大築堤岸建平湖書院以祀寇
準二蘇造石井欄以護井之當道者泉得不竭民德之
有婦人與夫殺養母以賊訴者大震怪其詞色密遣察
之果非盜一問具服州人以爲神在郡二年判語數百
人刻之號蓬翁山判轉朝奉大夫以倅陞守全州元兵
至誓與城存亡而力不支遂歸番禺自劾罷宋帝入廣
召爲尙書吏部侍郎不就至元辛巳有詔甄錄舊臣宣
授司農卿廣東儒學提舉避貫請閑居從之居嘗深衣
廣袖自號蓬覺先生立靈位以待死日與常所往來者
飲酒賦詩曰吾可以下見穆陵矣卒年八十大震性剛
正平生未嘗戲言御子孫嚴而有禮不冠不見性樂山

林附郭有亭榭數所皆樸陋僅庇風雨天色晴美則籃
輿徧賞好事者多從之遊雖老讀書不釋卷爲文章典
雅有法度郡有大著述必以屬之文集數十卷今不存

用陳氏家集
雷州志參修

王道夫番禺人少從陳大震游苦志力學登陳文龍榜進
士咸淳中仕連山尉有保民歐寇功度宗寵以御札兼
有金注碗盤之賜由是以才畧知名張鎮孫敗後凌震
得脫收集散亡得數千人倚文天祥諸軍爲聲援時大
震暨道夫皆家居端宗召大震爲尙書吏部侍郎道夫
權兵部侍郎兼轉運州官大震固辭不就道夫拜命與
凌震各將兵相爲掎角景炎二年三月文天祥復惠州

道夫與震謀曰文公旣克復疆土吾等乘此聲勢可大舉成功事幾不可失也震從之時呂師夔退兵與道夫帥師擣其虛遂復廣州城詔褒諭之有敬於事上忠於謀國緬惟純誠深用咨歎之獎以震爲廣東制置使道夫眞拜兵部侍郎廣東轉運使是年四月端宗崩衛王卽位改元祥興加道夫學士兼兵部尙書十月元將李恆襲廣州力戰不利閏十一月庚戌道夫遁壬戌震遁癸亥元人復陷廣州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以去於是二人會兵圖再舉十二月壬午道夫引兵先往取廣州與李恆兵戰大敗爲元人所執凌震繼至亦敗退戰于城東菱塘又敗明年二月李恆與張宏

範合攻厓山震解甲降宋亡之後道夫不知所終

州志

崖山志

參修

區適字正叔南海人幼爽邁能文辭於經史皆通大義及長重厚寡言笑以博學多聞稱里人慕之多造門求講解從之遊者數百人所居地舊名鮐洲而適號登洲鄉間稱爲登洲先生因更其地爲登洲鄉適父璵字良玉仕宋爲德慶參軍居官廉介有聲從父翊龍官至朝散郎世食宋祿適以宦家子抱道不仕或勸之覓官適曰吾南人操南音安能與達魯花赤相俯仰邪時元制漢人南人不得爲正印官所謂達魯花赤者則其蒙古種類也語言不通至有因之成隙者故適及之家素饒

于財嘗遇歲大饑出粟四千餘石爲粥以飼貧民鄉里
皆感其德優游里閭嘉遁終身元末兵革俶擾羣盜過
其墓相戒曰勿犯此吾施粥主人也有詩文若干卷京
口劉與子序之曰翁德人也予始以文士目之不亦淺
歟又曰扶胥之南越臺之下寧復有斯人哉故老相傳
今訓蒙三字經適所誤也文殊馴雅童子多習誦之與
周興嗣千文並行云同邑有何子達者尙志讀書宋末
隱遁山林間號柏堂元初以明經舉囂然不出年百有
一歲又增城有葉野舟者亦宋元間隱君子也有所著
四書缺疑藏于家嗚呼元之據有華夏也嘗廁吾儒於
倡丐間矣有志之士其肯仕之哉仕於其時皆當已而

不已者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吾於區適子有感焉

用廣

州志順德
志參修

羅蒙正字希呂其先廬陵人父稽叔游學新會遂家焉蒙
正資稟秀拔勤學強記諸史百家無不成誦甫弱冠聞
肇慶羅斗明工詩往拜之斗明嘉其誠又同族譜悉以
詩法授之一載而歸大有詩名縣尹沈壽創古岡書院
禮蒙正於師席一時學者聞風雲集未幾領湖廣省檄
爲高州文學秩滿歸仍授徒于書院至正丁亥赴省試
遇開武功銓人或勸其借註巡檢不屑就以詩答之云
儒冠不是將軍具只作當年措大看旣不快心志落落
遭元季亂避地郡城館於憲吏趙式家式薦于司授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

三

文字獻媛室

恩州教授時州判吳元良亦文士也素慕蒙正名一見
歡如平生元良有志併合羣醜據有一方欲用蒙正爲
幕賓以贊厥猷蒙正識其志力辭不就後因病以詩謝
云願賜一廛閑養病簡編燈火伴青衿未幾卒元良禮
葬之有詩集數卷傳于鄉

用廣州志新
會志參修

張搗字彥謙新會人蒙正門弟子也幼嗜學性敏強記年
十八賦崖門懷古詩蒙正器之惜其相從之晚也洪武
初以足疾不能行益畱心經籍知縣謝景暘爲構書堂
于象山之麓俾邑人往從受業扁其軒曰養拙晚年自
號病叟人咸以象山先生稱之其學以明理爲要詩文
以典雅爲本不事巧琢其弟子不拘學之淺深皆能識

其大要不問可知其爲先生徒也

用廣州志新會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